

李家瑞著

北平俗曲略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J826
L185

北
平
俗
曲
略

北平俗曲略

編者：李 家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發行人：彭 正 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五一二八八一彭正雄帳戶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特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二月再版

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臺業字一八五六號

序

我在中國俗曲總目稿的序文中說過：「李家瑞君以參加此項工作之心得，寫了一部北平俗曲；這是一部獨立的書，但也可以與本書相輔而行，作爲有力的補充」。現在這部書快要印成出版了；這是李君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們中國人研究民間文藝以來第一部比較有系統的敘述，這是我樂於向同道諸君子介紹的。

去年李君把寫稿送給我看的時候，我大致翻了一翻，知道書中的話說，多半是從紙片子裏尋求出來的。我想，用這種方法尋求以往的史實，結果當然不會很差，但假使是可能的話，最好還該在紙片子以外再得到些有力的校訂或補充，於是我就請常惠君把原稿送給熟於北平歌樂戲劇掌故的樂均士曹心泉兩先生閱看，請他們老實不客氣的指正一下。但結果他們兩位都說，書中所包含的東西太多了，誰都不能知道這麼多的東西；就知道的說，可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這一份話裏亦許多少還帶着些客氣，但就大體而論，已可證明這部書有出版的價值了。

全稿付印之前，我把敘述部分都仔細看過，在文辭上及材料上，都有相當的校改，這是我可以帮着李君負一部分責任的。例與樂譜我却沒有能看——在這上面，將來還大有繼續研究的餘地，因爲現在所找到的，只有一小部分是詞樂對照本，其餘都是詞與樂不同出一處，雖然曲名相同，實際却是配合不上的；即就詞樂對照本而論，恐怕也因爲展轉傳鈔翻刻，樂譜中已有了相當的錯誤，演奏起來未必能和歌詞配合得上，甚而至於可以不能成樂，却成爲一種

怪戾之音。在這一範圍之內的探求校訂的工作，最好交給天華去做，可惜天華死了。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陰劉復序。

北平俗曲略序目

說書之屬

說唱鼓書

大鼓書

絃子書

竹板書

快書

南詞

戲劇之屬

蹦蹦戲

傀儡戲

燈影戲

梆子腔

喝喝腔

吹腔

打連廂

灘簧

雜曲之屬

濟南調

利津調

湖廣調

福建調

馬頭調

靠山調

蕩湖調

邊關調

玉滯調

五更調

西調

窰調

牌子曲

羣曲

岔曲

揚州歌

四川歌

琴腔

十盃酒

十朵花

數十聲

大四景

老八板

剪旋花

銀紐絲

紅綉鞋

梳妝臺

對花

蘇武牧羊

西江月

清江引

雜耍之屬

蓮花落

打花鼓

跑旱船

鋸大缸

西湖景

嗽來寶

耍猴

雙簧

談口

道情

倒喇

徒歌之屬

兒歌

喜歌

秧歌

秀歌

叫賣歌

馬囊薊歌

以上俗曲六十二類，書中於每類之下，都略有考證或敘述，並各附一實例，現在把應當綜

合起來說的話說一說：

(一) 北平俗曲的來源 我們研究北平俗曲的結果，知道北平原有的俗曲不多，大半都是從外省輸入的。北方自蒙古熱河輸入元人的小令，倒喇，溝調等，東北由遼金清輸入打連順，倒喇，鞏曲，嘯嘯戲等，東方從山東輸入濟南調，利津調，金錢蓮花落等，西方自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輸入秦腔，西調，四川歌等，南方自福建浙江江蘇安徽輸入福建調，南詞，灘簧，蕩湖調，揚州歌，打花鼓等，中部自河南湖北輸入剪靛花，湖廣調等，其餘馬頭調，十盃酒，銀紐絲，道情，秧歌等，也都有自外傳來的痕蹟（均在本文證明）。傳播這些歌曲的人，北方以蒙古女真諸族人為主，西方以商賈技藝人等為主，南方以優伶娼妓為主，而鹽商之多財好樂，帝后誕辰之官紳進樂，也是俗曲輸入北平的一個大來源。因為北平俗曲中已經攙雜了很多的外省成分，所以我們所收集的，只能在北平唱過者為準。

(二) 北平俗曲的材料 本所藏有張姓百本堂鈔賣唱本三千餘種，除崑曲二簧劇本外，有俗曲一千餘種，又在市上收得刻本印本一千餘種，此外孔德學校藏有車王府曲本七百餘種，故宮藏有昇平署鈔本俗曲一百餘種，北平圖書館藏有烏絲闌鈔本俗曲數十種，我所見到的北平俗曲，就是這幾批。寬震續譜及白雪遺音所選的也不下數百種，然而都是零落不全的了。最早的鈔本有雍正乾隆時的，這種情形，恐怕在外省俗曲裏是很難得的。北平俗曲之可以作一點系統的研究，也還是靠這個。敘述北平掌故的書籍裏，有時也可以得到一點關於俗曲的記載，排比起來，可以知道些北平俗曲已往的陳述。

(三)北平俗曲的分類 北平人鈔賣俗曲的習慣，喜歡在曲本外標明調門的名稱，我們把同調名的歸在一起，就可以得其類別。顧頤剛先生編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即用此法。然而這目錄沒有張姓百本堂分類目錄完備確實。我們據這兩種目錄，參以市上流行的工尺譜，再加上從未寫定的俗曲，共得六十二類。又以其中說唱故事者列為說書之屬，扮演故事者列為戲劇之屬，通常所稱小調者列為雜曲之屬，帶耍帶唱者列為雜耍之屬，不附帶樂器者列為徒歌之屬，共為五屬。這雖然不能算得很精密的系統，比以前一本一本的分離，總像樣得多了。

(四)北平俗曲的特點 劉半農師說過，研究俗曲，可從四方面進行：一，文學方面，二，風俗方面，三，語言方面，四，音樂方面。北平俗曲於這四方面之中，風俗一方面尤為有趣，因為中間保存了許多史料。如侍衛嘆官箴嘆中有圓明園及皇宮當差的情形，團練訴功清苑幼丁嘆中有清朝練兵的情形，義和團訴功拳匪歌中有庚子變亂的情形，拿張格爾林清造反中有清朝平反的情形，此外洋人進京太后回京通州駐劄日俄交兵文鄉試武鄉試等，也都保存着清代的各種史料。這種史料，自然不一定可靠，然而總可以供研究歷史的人做參考，至少可以由此看到一點人民對於各種事件的見解及態度，這已是很可貴的了。

(五)北平俗曲的唱者 北平唱俗曲的，以娼妓，優伶，歌童，盲女為主。舊京遺事記明朝的倡家兩苑，東苑以箏著名，西苑以琵琶著名。清朝的高等妓院，稱「清吟小班」，夢華瑣簿都門瑣記等書都記着妓女出局唱小曲的情形，此娼妓之唱俗曲也。金臺殘淚記記道光

以前的優伶，都是從小由南方買來的，初來則先學小曲；乾隆以來諸書記優伶侑酒，都是小曲戲劇並唱，此優伶之唱俗曲也。明朝有所謂『歌童小唱』者，比優伶還低，只會唱小曲。舊京遺事說：『小唱出身山東之臨清，浙江之寧紹，朝士有提挈之者，或至州縣佐貳，次則爲伶人』。至嘉慶道光時，有所謂『清音小隊』者，也還是這種歌童的後身，專赴宅第唱小曲，此歌童之唱俗曲也。茶餘客話說：『盲女琵琶，元時已有之，至今江淮尤甚，京師近年亦多，少年遊閒者，藉以佐酒消遣，不異青樓』。傳至道光時，此風猶未改。初刻都門紀略有賸姑詩云：『秋娘嫵嫵撥琵琶，也抱琵琶半面遮，却信人間重顏色，夜深猶插滿頭花』。光緒年間，燕都雜詠也有一詩：『盲女琵琶曲，黃昏市上游，何人呼侑酒？唱到月當頭』。此盲女之唱俗曲也。

(六)北平俗曲的班子 組成團體以唱俗曲，明朝已有這風氣了。舊京遺事說：『小唱在蓮子胡同，門與倡無異』。至清代則稱爲『檔子』，忠雅堂詩集有『唱檔子』一篇，水曹清暇錄說：『曩年最行檔子，蓋選十一二齡清童，教以淫詞小曲，學本京婦人裝束』。燕京雜記所謂『頓子』，京都竹枝詞所謂『圓子』，都是這種東西。自道光後，則又名爲『雜耍館』，京塵雜錄說：『內城無戲園，但設茶社，名曰『雜耍館』，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閑，以爲笑樂』。最近則名爲落子館矣。

(七)北平俗曲的歌唱地方 北平固定賣唱的地方，據鈔本子弟書有拐棒樓樂春芳等處，天咫偶聞云：『余髫齡時，如泰華軒，景泰軒，地安門之樂春芳，皆有雜藝，京師俗稱雜耍』。運河通行時，東便門外之二關，朝陽門外之定府莊，也都是賣唱的地方。我在民國十

一二年，還在朝陽門外的菱果坑，石頭胡同的四海昇平，天橋的水心亭等處聽過俗曲，後來是什刹海，勸業場，西安市場等處，最近是大街小巷的茶館裏，也有許多添了女落子了。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李家瑞作於北海靜心齋

說唱鼓書

說唱鼓書卽通常所稱的鼓詞，又稱鼓兒詞，和南方的彈詞很有些相近，其實不是一樣。因為彈詞只彈琵琶（或絃子），說唱鼓書則彈絃子又兼打鼓。彈詞的詞有敘事代言兩種，說唱鼓書的詞僅有敘事，絕無代言。不過兩種都是帶說帶唱，所以容易混爲一談。

這種帶說帶唱的說書，來源甚早，燉煌遺書中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等佛曲（卽宋代所謂「說經」的書），即是這種體裁。至於說書之用鼓，則陸游詩中已有之：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據現在的俗曲推想，放翁所聽的，必今日所稱說唱鼓書之類。至於現在的說唱鼓書本支祖宗，則當以明賈冕西的木皮鼓詞爲最早（宋趙德麟鼓子詞有唱無說），其後孔尚任作桃花扇，記柳敬亭的說書，也全是說唱鼓書，不過唱詞都沒有現在的嚴格罷了。現在的說唱鼓書的唱詞，有七言十言兩種，沒有襯字即是七言，加了襯字即是十言。說白的字句，却是沒有一定。大概議論敘事，多用說白；記景寫情，多用歌唱。其材料則多取之於小說戲劇，絕少自己創作的。書前的引子，或用七言詩八句，或用西江月一兩闋。全書都很長（本所藏三國志及車王府鈔封神演義俱百餘本），非唱幾十天或幾個月不能唱完。

北平的說唱鼓書的材料，大多取濟公傳包公案水滸傳等故事，所以嘉慶年間有人條陳『十事消邪』，其中一事即是請禁鼓詞，文云：

此書多演怪力亂神，供人捧腹，似乎無害，然辭氣抑揚之間，但圖熱鬧，總以拜師學法，

驅役鬼神，嘯聚山林，劫奪法場等爲賢。（見靈臺小補）

這是北方任俠好怪的性情的表現，與南方彈詞專唱兒女脂粉者顯然不同。

現在的說唱鼓書，都是用一個小鼓，兩塊鐵片，一節醒木，一架三絃。說的時候，拍一聲醒木，音樂一齊停止；唱的時候，敲起鼓板，音樂一齊應和。至於這種書怎樣說唱纔能算好呢？且看他們在行人的一首西江月：

世上生意甚多，惟獨說書難習；緊鼓漫板非容易，千言萬語須記。一要聲音嘹亮，二要頓促遲急；裝文裝武我自己，好相一臺大戲。（見借女弔孝劉公案等書首）

現在北平又有一種山東大鼓書，也完全是說唱鼓書，不過常用兩個女子對說對唱，遠遠看去，好像兩人對話似的，其實兩人都是敘事。比如說的是劉公案，那就把關於劉大人的詞句，歸甲女說唱；把關於其他各配角的詞句，歸乙女說唱。這種說唱鼓書的材料，以某某公案等爲最多。

【例】左傳春秋（本所藏鈔本）

（西江月）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人生興廢不長存，莫把英雄使盡。且看世態炎涼，持強賭勝相併；一十八國亂紛紛，看起來，那如閑居安穩？

幾句殘詩罷念，下演一部左傳春秋全傳。這部書說的是自那武王伐紂，姜子牙斬將封神之後，封天下十八路諸侯，各管一方，號爲一十八國，乃是秦楚燕韓趙衛齊梁晉魯鄭陳曹杞吳越蔡宋，單單惟有秦國豐盛，號爲虎狼之國，鎮動列邦，二十七國，可是個個俱怕秦國，穆公聲勢浩大，文仗丞相百里奚，武有御弟姬叢，大將甘英，雄兵八十餘萬，戰將數千多員，所屬地面寬闊，除了周天子，就屬他的地廣人多。誰知心意不足，也是劫數當

然，仗有兵將，錢糧豐富。洛陽天子傳至周景王十有餘年，秦穆公偶然心動，要成一統，丞相百里奚獻了十條斷命絕虎之計，在長安設了一座鬪寶會，誑哄一十七路諸侯前來，一網打盡。頭一計是教穆公用金銀賄買朝中寵臣王乾，奏知天子，計會所爲，慶喜烹王本是一位忠厚懦弱之君，信以爲實，賜下一道詔旨，准其臨潼設會。穆公印了一道，頒行天下十八國。二計是這長安要路之上，有座高山，名喚紅雀山，山上有一家山王，是日令他攔住各路諸侯，搶劫寶物，衆公！這家山王是誰？聽我在下交代：

這正是，天意該當刀兵動，却數難逃五行中。秦國原本多強盛，十八路，當頭就屬秦穆公。因此他方生此會，一心要把衆人平。百里奚，獻出十條牢籠計，名爲斷虎滅絕龍。所爲誑哄諸侯至，周天子不敢不應承。齊至長安來鬪寶，不來算是背朝廷。第二件，只爲他有人一個，言來實實惡又凶；此人說起非小可，若提他，諸邦無有人不京。此山大有二十里，婁羅十萬有餘零；這山王，天生相貌京人胆，真如鬼怪似山精。天命刀兵從此亂，方能降下惡煞星；一十八國無人惹，爲人性傲眼最空；真正是，眉皺殺人如爾戲，元來好漢有奇能；熟習飛廉刀一口，論本領，一人敢擋百萬兵；生來吃軟不吃硬，雖係山寇心地忠。按上方，弔客星官臨凡世，英雄之名叫展雄。令他却住諸侯路，搶寶赴會去不成；天子必定身歸罪，諸邦的，將士贏他萬不能。（下略）

〔音註〕「罷念」即念罷，此鼓書慣誤。「鎮動」當作震動。「俱怕」當是懼怕之誤，「懼」爲懼之俗字。「不京」即不驚，京爲俗字。「爾戲」即兒戲，爾兒俗字不分。

說唱鼓書工尺譜（據百本張鈔本）

上尺上。上尺上上尺工上六六六工工。尺上。尺工尺。上合四合上。尺上。（不開書重彈）

大鼓書

乾隆年間西直門內高井胡同有一家鈔賣唱本的書舖，字號是『百本堂』，因為他姓張，人們都稱他爲『百本張』。他那百本的書目（即最初售書書目）裏，已經就有大鼓書了。佟賦敏先生在斬舊戲曲之研究裡說，大鼓書『興立已竟有了五十多年』，胡懷琛先生在中國民歌研究裡說，大鼓書出現『至多也不過二十幾年』，都不足爲據。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中有一段故事：

每年坤寧宮祀竈，其正炕上設鼓板，后先至，高廟駕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等聽唱畢，即焚錢糧，駕還宮。蓋聖人偶當遊戲，亦寓求賢之意，不知何獨於祀竈時唱之？此儀睿皇則不唱，鼓板亦不設矣，蓋非國初舊制也。

據此推想，大約乾隆帝也是會唱大鼓書的，因為現在北平歌唱書詞之中，惟有大鼓書是擊鼓板的，而大鼓書中即有一本名爲『訪賢』，乾隆帝祀竈所唱的，亦許就是此本。至於姚元之不解唱此祀竈，是何用意？這是很容易知道的，因為要竈王爺『上天言好事』時，代達求賢之意而已。

同治以後所修補的都門紀略也有一首詠大鼓書的詩：

彈絃打鼓走街坊，小唱閒書急口章；若遇春秋消永晝，勝他蕩落女紅粧。

可知當時唱大鼓書的，原是『走街坊』（俗稱串胡同），而且唱的人不是『女紅粧』，及光緒中葉，富察敦崇作燕京歲時記，說『大鼓多采蘭贈芍之事，闌閣演唱，已爲不宜，……』則演唱